

魔鬼的 十億個名字

撰文／張系國

我至親愛的艾麗思：請原諒我，一直到今天才寫信給你。其實我每天每夜都在想你，但一想到你就心疼，沒有辦法再繼續寫下去，好像心田裡有一塊已經枯萎了；或者是因為一碰就會痛，所以輕易不敢去碰它。但是我知道你在哪裡，艾麗思，我真的知道！我說不出來，可是我知道。我有一種預感，會再度見到你，就像那天我看到白鶴在蔚藍的天空裡翱翔，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樣。但這次不再是不祥的預感。我有一種期待、一種喜悅，甚至可以說是快樂的預感……

無數隻白鶴在蔚藍的天空裡翱翔，由高空逐漸盤旋而下。一群紙鶴飄到艾麗思的面前，她不假思索伸手捉住其中的一隻。紙鶴在她的手裡迅速變形，舒展開來成為一張傳單，同時開始說話。「這是一場人道的戰爭。」帝國大統領的聲音說：「帝國的正義之師來解放方臘，方臘人民即將獲得自由。帝國的部隊所向無敵，方臘人民，抵抗是無益的，趕快投降吧！你越快接受帝國的統治，帝國就越快還你自由。」



艾麗思輕笑一聲，正想把傳單扔掉，不料那張傳單像糖紙般黏住她細小的手，大聲說：「你不是方臘人，你是帝國的公民，對不對？你是異議份子，帝國的叛徒。叛徒！要知道，反叛帝國的代價就是死亡。」

艾麗思驚恐揮舞手臂，但瘦弱的她不但無法擺脫傳單，那張紙反而緊緊包住她的手臂，繼續大聲說：「叛徒！反叛帝國的代價就是死亡。」重複三次播音後，傳單竟自動燃燒起來。幸虧鮑爾及時掏出八寶刀，先用袖珍滅火器撲滅火苗，再用小刀將傳單切成碎片。傳單一片片飄向地面，仍然含糊不清咒罵著：「叛徒！」

「帝國的文宣攻勢，越來越高科技了。」鮑爾笑道：「紙張會變形、會發聲、會自燃，都不算希奇，能辨認使用人的身份卻不簡單。不過再想想，這也不算太困難。妳大概還帶著帝國的智慧型身份證吧？如果妳沒帶智慧型身份證，它仍能認出妳的身份，我就服了它。可惜這樣的文宣只會帶來反效果。自由靠人賞賜，這樣的自由不要也罷。」

「他們居然敢威脅帝國的公民，實在太不像話了！」艾麗思嘟起嘴生氣說：「異議份子又怎麼樣？凡是帝國的公民都有權反對政府的錯誤政策。」

鮑爾看著身旁嬌小的女郎，又疼又憐，說：「不錯，凡是公民都有權反對政府的政策，但是方臘並不是表達異議最好的地方。這裡太危險了，還是回到帝國本土去遊行示威吧。」

「我不回去！」艾麗思說：「我不是來方臘觀光的。我和我的同學自願做為肉身盾牌保護水廠，因為萬一帝國飛機轟炸水廠，就不知有多少無辜的方臘人要喪命。尤其是孩童，都會因缺水而渴死。」

鮑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雖然是帝國大學最傑出的物理學家，但是一向對政治並不關心，為了艾麗思的緣故，他才成為一般人眼中的異議份子。艾麗思一定要來方臘，他只好跟了來。原先以為她來做調查研究，幾天後就回去，沒有想到她竟然要充當肉身盾牌！

「艾麗思，這未免太危險了。」他說：「妳不要天真，以為有妳們充當屏障，帝國空軍就不敢轟炸水廠。我知道妳不滿帝國的政策，但是不一定要用這種方式表達。而且妳身體一向不好，在這種落後地區生活太辛苦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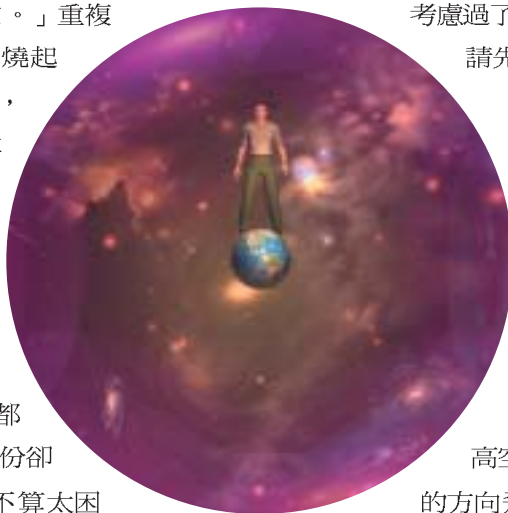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不是你的學生，用不著你來教訓！我和我的朋友考慮過了，這是唯一的辦法。你不願意留下來，請先回去好了。」

艾麗思說完就朝水廠走去，鮑爾僵在原地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她說得不錯，雖然她是青梅竹馬的情人，並不是自己的學生，沒有辦法和她講理。怎麼說服她呢？鮑爾正在躊躇，眼前卻出現了他一輩子都無法忘懷的一幕。

無數隻白鶴在蔚藍的天空裡翱翔，由高空逐漸盤旋而下。一群紙鶴突然朝水廠的方向飛去。鮑爾意識到事有蹊蹺，正想大聲喚艾麗思，已經來不及了。白光一閃，鮑爾就被強烈的爆炸震倒在地上。他恢復神智時，水廠和週圍的建築物都已經不存在。

帝國總指揮部說是方臘人故意破壞水廠，想要造成大量平民死亡，然後嫁禍給帝國空軍。方臘人則說是帝國的飛彈。鮑爾計算出需要多少噸炸藥才能炸毀水廠，明白不可能是方臘人的破壞行動，只有帝國的飛彈才有這樣的威力。他不再保持緘默，挺身而出指控軍方。帝國大學知名的物理學家的控訴非同小可，軍方終於宣佈要展開調查，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，鮑爾因此卻被列入黑名單。但是自從艾麗思走後，他整個變了一個人，自動向學校請長假，校方也樂意放他走人。鮑爾回到鄉間的故居，從此深居簡出，社會不久就遺忘了他。

我至親愛的艾麗思：昨夜我又夢見妳。妳站在方臘城硝煙四起的街頭，帝國的坦克車對準附近的樓房開砲。人們從著火的樓房跑出來，遭到帝國士兵的機槍掃射。坦克車上的喇叭一遍遍廣播說：「帝國的軍隊來解放你們了，你們即將獲得自由。」一位母親被槍殺後，帝國



兵士給她的孩子一塊巧克力糖。孩子神經錯亂邊哭邊笑，隨軍攝影記者捕捉到她歇斯底裡大笑的鏡頭，這個畫面隨即在電視上出現，做為帝國軍隊仁慈愛民的明證。妳對我慘然而笑：「方臘的人民終於在死亡裡獲得自由了。」

自從鮑爾搬回鄉間的故居，每星期三中午一定進城和艾麗思的母親在女青年會會館見面，一齊用中餐。艾麗思的母親因為痛風，不良於行。早上她自己可以慢慢走到車站，搭公共汽車到女青年會。兩人用餐完鮑爾就開車送她回家。

艾麗思的家旁是一片楓林。兩人剛認識的時候，他來找艾麗思，艾麗思的母親不許兩人走遠，他們就到楓林裡散步。鮑爾注意到艾麗思的母親在門口掛著一串紙鶴，這原是艾麗思最喜歡的飛禽摺紙。他忍不住提到夢見艾麗思的事。當鮑爾提到艾麗思如何仍然站在方臘城的街頭，艾麗思的母親突然緊緊握住他的手，阻止他繼續說下去。

「請不要再講了！艾麗思已經上天堂，就讓她在天上平平靜靜過日子吧。」

我至親愛的艾麗思，我倒並不覺得妳去了天堂。如果妳去了天堂，我就再也見不到妳了，那我怎麼辦？但是我確切知道妳不在天堂，妳是在另一個平行的世界裡。當然我無法對妳母親解釋這些。她完全不懂物理學，對她而言，她寧可相信妳上了天堂。

每個世界在面臨選擇時，都會分裂成許多個平行的世界，有的世界變得更美好，有的世界則向下沉淪。雖然妳觀察不到平行的世界，但是妳可以推知它的存在。就如妳到旅館訂房間，號碼恰巧是妳的生日，因此妳推知旅館必

定有許多房間，其中有一間的號碼是妳的生日。同樣道理，假如妳的世界特別糟糕，妳就更加確定，必然有其他更美好的世界存在。

或許，所謂的天堂，就是對更美好的平行的世界的憧憬？我至親愛的艾麗思，我們不是死後進天堂，而是跳到更美好的平行世界。我們的一切善行，也許可以解釋說，都是為了增加更美好的世界出現的機率。

我的至愛，為什麼我要對妳講這些呢？因為假如所有的平行世界都永遠存在的話，就沒有生死的問題。我們從一個平行世界跳到另一個平行世界，但所有的平行世界都永遠存在，時間不過是我們的幻覺而已。沒有時間，就不再有生死的問題。我和妳都永遠存在，妳並沒有死，不過是在另一個平行世界而已，我愛妳的心也永遠不可能改變。

鮑爾開車繞過楓林，把車停在小河邊，關閉引擎後，就可以聽見濤濤的水聲。這地方只有艾麗思和他知道。艾麗思常說，如果將來有孩子，可以帶孩子來這秘密所在野餐。他倒並沒有這種奢望。他知道艾麗思有先天性心臟病，不宜生育。就如艾麗思的母親所說，能夠平平靜靜過日子，就是一種幸福。

艾麗思，妳知道我的脾氣。既然明白妳在另外一個平行世界，我絕對不會坐在這裡不動，不去找妳。我最近想通一個道理。平行的世界雖然很多，但是許多平行世界之間的差異不大。例如我去餐館，決定點燻肉還是牛排，雖然那也是兩個平行世界，但是兩者幾乎沒有什麼分別。大多數的時候，平行的世界可以用相等關係互相合併，因此在適當條件下往





往只剩下兩個平行世界的總和：一個是善的世界的總和，另一個是惡的世界的總和。這就是所謂的宇宙節點。

艾麗思，我十分相信我們恰巧處於一個重要的宇宙節點，面臨一場善惡的大決戰。我們的世界似乎是惡的世界的總和，另一個平行世界是善的世界的總和。依照機率，兩個世界的總和應該旗鼓相當，各有類似數目的平行世界。但是我們為什麼總是感覺到惡的力量較大，甚至凌駕一切？

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，就是在所有的平行世界裡都能凌駕一切的善或惡。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，因為機率等於零，理論上不可能存在。但是在善可以轉換成惡、或惡可以轉換成善時，相對的善或相對的惡都有可能存在。我明白我要尋找的，就是將惡轉換成善的關鍵。

艾麗思，我思索了許久，終於明白，善惡存乎一心，心念來自思想，思想依賴的是語言。只有語言才是在宇宙節點，善惡大決戰的勝負關鍵。

鮑爾步入楓林，坐在鋪滿落葉柔軟的地上。楓葉蕭蕭落下，觸地無聲。他深深吸口氣，然後啟動膝蓋上的機器。

將善轉換成惡的辦法，就是將所有善的名字都改為惡。妳記得古老的傳說嗎？「當僧侶念出神的所有十億個名字時，世界即將毀滅。」因為口口相傳，這個古老的傳說有些含糊，其實它並不是說所有的世界都毀滅，而是說善的世界會被毀滅。僧侶是化裝的魔鬼，他表面上口吐善言，實際上行的卻是惡事。他好話說

盡，壞事做盡。真正摧毀善的世界的，是假冒偽善者。（其實平行世界永遠存在，所謂「被摧毀」更正確的說是「改變狀況」，「摧毀」或「毀滅」是一般人的用語。）

同樣，將惡轉換成善的辦法，就是將所有惡的名字都改為善。如果我能念出魔鬼的所有十億個名字，惡的世界亦將毀滅！當然這並不容易，因為魔鬼的名字非常複雜，不是由幾個簡單的字母構成。魔鬼的名字可以比一萬本書更加複雜，普通人見了都不一定認得出來。

艾麗思，我已經想出一個法子，能夠念出魔鬼的所有十億個名字。我不需要拜訪所有的惡世界，只要在同一世界找到所有惡世界的名字，就可以達到相同的結果，因為時間和空間是可以互換的。我可以使用分子機器，拼湊合成魔鬼的十億個名字，然後快速讀出。我的機器一旦實驗成功，這許多的平行世界便都變成善的世界。當世界只剩下善的時候，我至親愛的艾麗思，我們即將再度相見。

但只剩下善的世界不是一個穩定狀況，很可能會迅速轉換到其它狀況。所以，艾麗思，妳不一定會記得我，可是我會永遠愛妳。即使妳一切都遺忘，請不要懷疑我的愛。

十億個平行世界，在剎那間毀滅。十億個平行世界，在剎那間重生。

無數隻白鶴在蔚藍的天空裡翱翔，由高空逐漸盤旋而下。一群紙鶴飄到艾麗思的面前，她不假思索伸手捉住其中的一隻。紙鶴馴服停在她的手掌裡，不時動一動翅膀。艾麗思將手掌舉高，紙鶴慢慢飛起。她抬頭看那蔚藍的天空，再遙望天涯。微笑著的黑衣婦人拉住孩子的手，漸行漸遠。艾麗思不禁流下眼淚，但並不確知她為什麼流淚；她似乎記起遠方世界的一個人，又似乎什麼都忘卻了。

忘川的彼岸，又有十億個世界在剎那間重生，十億個世界在剎那間毀滅。



張系國 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系教授，知名科幻文學作家。